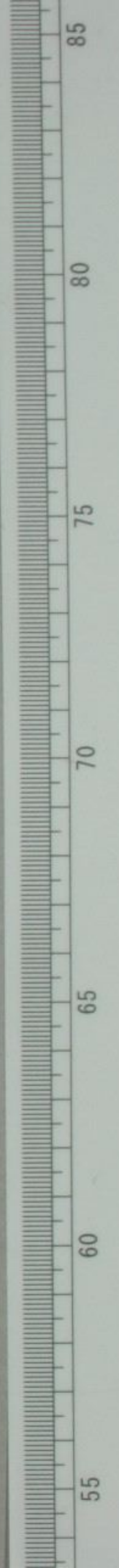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48





文庫11  
D 292  
48

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刑法志第一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統兼殿學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刑法一

夫天有五氣以育萬物木德以生金德以殺亦甚盪矣而始終之序相成之道也先王有刑罰以糾其民則必溫慈惠和以行之蓋裁之以義推之以仁則震懼殺戮之威非求民之死所以求其生也書曰士制百姓于刑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九十九

刑法志

柳田泉

010190562161



之中以教祇德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導以之善爾唐虞之治固不能廢刑也惟禮以防之有弗及則刑以輔之而已王道陵遲禮制墮廢始專任法以罔其民於是作爲刑書欲民無犯而亂獄滋豐由其本末無序不足相成故也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爲本海內悉平文教寢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爲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幾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儉邪竝進刑政紊矣國旣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爲心雖其失慈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披其實作刑法志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一百有六條詔與新定刑統三十卷竝頒天下參酌輕重爲詳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敕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可爲敕者二百八



十有六條準律分十二門總十一卷又爲儀制令一卷  
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間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  
四條又有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仁宗嘗問輔臣曰或  
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  
言也咸平之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其繁密以便  
於民何爲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  
平儀制令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  
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爲一書視祥  
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于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  
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

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  
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旣頒行因下詔  
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聽滋惑何以訓迪  
天下哉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  
院以聞然至慶曆又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爲總例一卷  
後又修一司敕二千三百十有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  
十有七條一州一縣敕千四百五十有一條其麗于法  
者大辟之屬總三十有一流之屬總二十有一徒之屬  
總百有五杖之屬總百六十有八笞之屬總十有二又  
配隸之屬總八十有一大辟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有



四凡此又在編敕之外者也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  
內外吏兵奉祿無著令乃命類次爲祿令三司以驛料  
名數著爲驛令琦又言自慶曆四年距嘉祐二年敕增  
至四千餘條前後抵牾請詔中外使言數符失如天聖  
故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大辟增  
六十流增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  
十有八又配隸增三十六辟而下奏聽旨者增四十有  
六又別爲續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  
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  
存乎敕之外熙寧初置局脩敕詔中外言法不便者集

議更定擇其可采者嘗員之元豐中始成書二千有六卷  
復下二府參訂然後頒行帝留意法令每有司進擬  
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法足以盡事  
又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  
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脩書者要當識此於是凡  
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  
輕重者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  
止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  
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之高下者皆爲格  
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爲



式元祐初中丞劉摯言元豐編脩故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增多條目離析舊制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宜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孫覺亦言煩細難以檢用乃詔摯等刑定哲宗親政不專用元祐近例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銜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紊矣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追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廢之徽宗每降御筆手詔變亂舊章靖康初群臣言祖宗有一定之法因事改者則隨條貼說有司易於奉行蔡京當國欲快已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前後牴牾宜令具錄付編脩敕令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脩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三年四月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脩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正言法令



具在吏猶得以爲姦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  
至十一月乃詔左右司敕令所刊定省記之文頒之時  
在京通用敕內有已嘗衝改不該引用之文因大理正  
張柄言亦詔刪削十年右僕射秦檜上之然自檜專政  
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之中脩  
書者有所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竝立吏部尚書周  
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之至  
乾道時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牴牾難  
以考據詔大理寺官詳難定其可否類申刑部以所議  
事目分送六部長貳參詳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

其書號乾道敕令格式八年頒之當是時法令雖具然  
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  
至隱例以壞法賄賂旣行乃爲具例淳熙初詔除刑部  
許用乾道刑名斷例司勲許用獲盜推賞例并乾道經  
置條例事指揮其餘竝不得引例旣而臣僚言乾道新  
書尚多牴牾詔戶部尚書蔡洸詳定之凡刪改九百餘  
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復以其書散漫用法之際官不  
暇徧閱吏因得以容姦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爲一書名  
曰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令之所未有也四年七月頒  
之淳熙末議者猶以新書尚多遺闕有司引用間有侵



於人情者復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之世未成慶元四年  
右丞相京鏗始上其書爲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  
理宗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九年  
前指揮殆非一事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續  
降參酌者或舊法元無而後因事立爲成法者或已有  
舊法而續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爲常法  
者條目滋繁無所遵守乞攷定之淳祐二年四月敕令  
所上其書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  
祐新書刪潤其間脩改者百四十條削入者四百條增  
入者五十條刪去者十七條爲四百三十卷度宗以後  
遵而行之無所更定矣其餘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前  
後時有增損不可勝紀云五季衰亂禁罔煩密宋興削  
除苛峻累朝有所更定法吏寢用儒臣務存仁恕凡用  
法不悖而宜乎時者著之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凡  
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  
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  
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  
年春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春杖十三凡杖刑  
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  
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



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先是潘鎮跋扈專殺爲威朝廷姑息率置不問刑部按覆之職廢矣建隆三年令諸州奏大辟案須刑部詳覆尋如舊制大理寺詳斷而後覆于刑部凡諸州獄則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自是內外折獄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又懼刑部大理寺用法之失別置審刑院讞之吏一坐深或終身不進由是皆務持平唐建中令竊盜賊滿三匹者死武宗時竊盜賊滿千錢者死宣宗立乃罷之漢乾祐以來用法益峻民盜一錢抵極法周初深懲其失復遵建中之制帝獨以其大重嘗增爲錢三千陌以八十爲限旣而詔曰禁民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傷人者止計賊論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白長吏得判乃訊之凡有司擅掠囚者論爲私罪時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死罪除名流海島自是



人知奉法矣開寶二年五月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卽時決遣毋淹滯自是每仲夏申勅官吏歲以爲常帝每親錄囚徒專事欽恤凡御史大理官屬尤嚴選擇嘗謂侍御史知雜馮炳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卿也賜金紫以勉之八年廣州言前詔竊盜賊至死者奏裁嶺南遐遠覆奏稽滯請不俟報帝覽奏惻然曰海隅習俗貪獷穿窬固其常也因詔嶺南民犯竊盜賊滿五貫至十貫者杖黥面配役十貫以上乃死太宗在御常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見隱微太平興國六年下詔曰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爲姦逮捕證佐滋蔓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卽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後又定令決獄違限準官書稽程律論踰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證逮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然州縣禁繫徃徃猶以根窮爲名追擾輒至破家因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言令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檢察三五



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者命官卽往  
決遣寃滯則降黜州之官吏會兩浙運司亦言部內州  
繫囚滿獄長吏輒隱落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  
乃詔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必加深譴募告者賞之先  
是諸州流罪人皆錮送闕下所在或寅緣細微道路非  
理死者十恒六七張齊賢又請凡罪人至京擇清強官  
慮問若顯負沈屈致罷官吏且令只遣正身家屬俟旨  
其干繫者免錮送迺詔諸犯徒流罪竝配所在牢城勿  
復轉送闕下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  
罪名繫禁日數以聞俾刑部專意糾舉帝閱諸州所奏  
獄狀有繫三百人者迺令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  
養疾者咸準禁數件析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  
事小而禁繫者有司駁奏之開封女子李嘗擊登聞鼓  
自言無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所  
欲裁置之李無它親獨有父有司因繫之李又詣登聞  
訴父被繫帝駭曰此事豈當禁繫輦轂之下尚或如此  
天下至廣安得無枉濫乎朕恨不能親決四方之獄固  
不辭勞爾卽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十四人分往江  
南兩浙四川荆湖嶺南審決刑獄吏之弛怠者劾其罪  
以聞其臨事明敏刑獄無滯者亦以名上始令諸州十



日一慮囚帝嘗謂宰相曰御史臺閣門之前四方綱準之地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無冤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決獄必躬親毋得專任胥吏又嘗諭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按覆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卿等詳酌非人命所係卽量罪區分勿湏再鞫始令諸州笞杖罪不湏證逮者長吏卽決之勿復付所司群臣受詔鞫獄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復騎置下之州凡上疑獄詳覆之而無疑狀官吏竝同違制之坐其應奏疑案亦騎置以聞二年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如舊制八月復分遣使臣按巡諸道帝曰朕於獄犴之寄夙夜焦勞慮有冤滯耳十月親錄京城繫囚遂至日盱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爲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



雨雪稍愆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爲常後世遵行不廢見各帝紀先是太祝刁衍上疏言古者投姦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務役神京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禮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杖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明刑謹法之意帝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然不能從也三年始用儒士爲司理判官令諸州訊囚不瀆衆官共視申長吏得判乃訊囚刑部張泌言官吏枉斷死罪者請猶峻條章以責其明慎始定制應斷獄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一任而檢法仍贖銅十斤長吏則停任尋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鞠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爲之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陛辭日帝必臨遣諭之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問所推事狀著爲定令自是大理寺杖罪以下須刑部詳覆又所駁天下案牘未具者亦令詳覆乃奏判刑部李昌齡言舊制大理定刑送部詳覆官入法狀主判官下斷語乃



具奏至開寶六年闕法直官致兩司共斷定覆詞今宜  
令大理所斷案牘寺官印署送詳覆得當則送寺共奏  
否卽疏駁以聞淳化初始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凡管內  
州府十日一報囚帳有疑獄未決卽馳傳往視之州縣  
稽留不決按讞不實長吏則劾奏佐史小吏許便宜按  
劾從事帝又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  
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  
獄上奏先達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  
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卽下之其  
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蓋重慎之至也凡大理  
寺決天下案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  
日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三年  
詔御史臺鞫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卽兩省給舍以  
上一人親往處問尋又詔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臨  
鞫問不得專責所司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  
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寃者亦遣臺使乘傳按鞫數年之  
間刑罰清省矣旣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  
悉罷之歸其事轉運司至道二年帝聞諸州所斷大辟  
情可疑者懼爲有司所駁不敢上其獄廼詔死事有可  
疑者具獄申轉運司擇部內詳練格律者令決之須奏



者乃奏真宗性寬慈猶慎刑辟嘗謂宰相曰執法之吏不可輕授有不稱職者當責舉主以懲其濫審刑院舉詳議官就刑部試斷案三十二道取引用詳明者審刑院每奏案令先具事狀親覽之翌日乃候進止裁處輕重必當其罪咸平元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餘責保于外景德三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宜勅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卽實大辟頗乖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出筆記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隱遼東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卽召災沴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周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命中書樞密院擇官又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猶必得人須性度平和有執守者親選太常博士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內出御前印紙爲曆書其績效代還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擿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寔以深罪知審刑院朱選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財證左明白望論以枉法其罪至死者加絞流從之御史臺嘗鞠殺人賊



獄具知雜王隨請鬱局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爲慘  
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  
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誦捕賊送所屬  
依法論決毋用凌遲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  
時之極法也蓋真宗仁恕而慘酷之刑祖宗亦未嘗用  
初殿中侍御史趙湘嘗建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  
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  
月爲承天節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况十一  
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  
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

結正者未令決斷所在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  
薪炭之屬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勅裁合依法  
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旣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  
惠之時伏望萬幾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未減  
亦所以布聖澤於無窮况愚民之抵罪未斷兩月亦非  
淹延若用刑順於陰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  
實水旱不作矣帝覽奏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  
不同行之慮有淹滯或因緣爲姦矣天禧四年乃詔天  
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鬪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贓僞  
造符印厭魅咒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



軍諸軍逃亡爲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一月權住區斷遇天慶節卽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在仁宗時四方無事戶口蕃息而克自抑畏其於用刑猶慎卽位之初詔內外官司聽獄決罪須躬自閱實毋枉濫淹滯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不得遷官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獄疑者讞所從來久矣漢嘗詔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所以廣聽察防繆濫也時奏讞之法廢初真宗嘗覽囚簿見天下斷死罪八百人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儻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而有司終慮淹繫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獄疑上請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留以害漢唐之治也下



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  
狴犴而久不得決諸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天聖四  
年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  
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  
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  
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  
院貼奏率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  
者多得減死矣先是天下旬奏獄狀雖杖笞皆申覆而  
徒流罪非繫獄乃不以聞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  
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詔從其說自定折  
杖之制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八度而輕重無準官吏得  
以任情至是有可以爲言詔毋過十五兩初真宗時以  
京師刑獄多滯冤置糾察司而御史臺獄亦移報之八  
年御史論以爲非體遂詔勿報祖宗時重盜剝亲柘之  
禁枯者以尺計積四十二尺爲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  
中丞于大成請得以減死論下法官議謂當如舊帝意  
欲寬之詔死者上請刑部分四按大辟居其一月覆大  
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纔一人明道二年令四按分  
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改官法直官與  
詳覆官分詳天下旬奏獄有重辟獄官毋預燕遊迎送



凡上具獄大理寺詳斷大事期三十日小事第減十日  
審刑院詳議又各減半其不待期滿而斷者謂之急按  
凡集斷急按法官與議者並書姓名議刑有失則皆坐  
之至景祐二年判大理寺司徒昌運言斷獄有期日而  
炎暵之時繫囚淹久請自四月至六月減期日之半兩  
川廣南福建湖南如急按奏其後猶以斷獄淹滯又詔  
月上斷獄數列大中小事期日以相參考是歲改強盜  
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爲錢萬及傷人者死持  
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爲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  
死不持杖得財爲錢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一  
下里外牢城能告群盜劫殺六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  
錢十萬旣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爲錢五千卽  
刺爲兵及重於強盜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爲兵而  
京城持杖竊盜得財爲錢四千亦刺爲兵自是盜法惟  
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慶曆五年詔罪殊死者若祖  
父母父母年八十及篤疾無期親者列所犯以聞承平  
日久天下生齒益蕃犯法者多歲斷大辟甚衆而有司  
未嘗上其數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紱言一歲之中死刑  
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  
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



未能導其爲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凡在京莊直諸軍請量斗斛不足出成之家猶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爲侵漁神宗謂非所以愛養將士之意於是詔三司始立諸倉丐取法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千九百餘緡凡丐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千爲首者配沙門島賞三百千自首則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倣此法內外歲增吏祿至百餘萬緡皆取諸坊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臣欲稍緩倉法編勅所脩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目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問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詔仍舊給全賞雖按問亦全給呂嘉問嘗請行貨者宜止以不應爲坐之刑部始減其罪及哲宗初嘗罷重祿法而紹聖復仍舊熙寧四年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賞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賞之半爲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



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爲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爲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隣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爲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楫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蓋爲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寔益廣矣元豐勅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卽坐不計人數復立妻孥編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請詔改依舊勅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重輕賊有多少今以賊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賊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賊重論死是盜之生死係於主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毆偶傷肌體與夫兵刃灑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賊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



皆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汙辱良家  
或入州縣鎮砦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  
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重不失其當矣  
及布爲相始從其議詔有司改法未幾侍御史陳次升  
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法之重改而從輕者  
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  
也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贓應絞者竝減一倍贓滿  
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  
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爲  
之擒捕惡怨讐報復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

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舊法布罷相翰林學士徐  
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如舊法前詔勿行先是諸路經畧  
鈐轄不得便宜斬配百姓趙抃嘗知成都乃言當獨許  
成都四路王安石執不可而中書樞密院同立法許之  
其後謝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誅釋多不當於是中書  
復刪定勅文惟軍士犯罪及邊防機速許特斷及抃移  
成都又請立法御史劉季孫亦爲之請依舊便宜從事  
安石寢其奏武臣犯贓經赦叙復後更立年考升遷帝  
曰若此何以戒貪吏故命改法熙寧六年樞密都承旨  
曾孝寬等定議上之大槩倣文臣叙法而少增損爾七



年詔品官犯罪按察之官竝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奉元豐二年成都府利路鈐轄言往時川陝緝匹爲錢二千六百以此估贓兩鐵錢得比銅錢之一近緝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至重法令法寺定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斷讞奏獄每二十緡以上爲大事十緡以上爲中事不滿十緡爲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爲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臺察及刑部舉劾約法狀竝十日三省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爲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參之一臺察及刑部竝三十日每十日斷用七日議用三日五年詔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中丞蘇轍言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歸中書武臣軍士歸樞密而斷例輕重悉不相知元豐更定官制斷獄公案竝由大理刑部申尚書省然後上中書省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今復分隸樞密必有罪同斷異失元豐本意請竝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則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六



年乃詔文武官有犯同按干邊防軍政者刑部定斷仍  
三省樞密院同取旨刑部論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  
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有所  
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  
重者奏裁凡命士死於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則部轄  
將校節級與首率衆者徒一年情輕則杖百雖自首不  
免政和間詔品官犯罪非三問不承卽奏請追攝若情理  
重害而拒隱方許加訊邇來有司廢法不原輕重加訊  
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吾爵祿之心可申明條命以  
稱欽恤之意又詔宗子犯罪庭訓示辱比有去衣受杖  
傷膚敗體有惻朕懷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條制違者以  
違御筆論又曰其情理重害別被處分若罪至徒流方  
許制勘餘止以衆證爲定仍取伏辨無得輒加擿考其  
合庭訓者竝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書  
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爲命官立文其後相因  
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則解役歸農幸免重罪  
詔改政和勅掌典解役從去官法左道亂法妖言惑衆  
先王之所不赦至宋猶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  
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于法訶察甚嚴故姦軌不逞  
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爲之隨輒報敗其事不足紀



也

卷一百九十九

宋史卷二百

刑法志第一百五十三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朕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憲郎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刑法二

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來其所自斷則輕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專用已私以亂祖宗之成憲者多矣乾德伐蜀之役有軍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太祖召至闕數其罪近臣營救頗切帝曰朕興師



伐罪婦人何辜而殘忍至此遂斬之時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贖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月餘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峽州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幸脫走至是擒義超訴有司峽州奏引赦當原帝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論邪命正其罪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帝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窬先王用刑蓋不獲已何近代憲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太平興國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欲訟寃濫會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苕園戶病創死帝聞之坐承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覓貸而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死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而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雍熙元年開封寡婦劉使婢詣府訴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已將死右軍巡推不得實移左軍巡掠治元吉自誣伏俄劉死及府中慮囚移司錄司案問頗得其浸誣之狀累月未決府白于上以其毒無顯



狀令免死決徒元吉妻張繫登聞鼓稱寃帝召問張盡  
得其狀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問乃劉有姦狀  
慙悸成疾懼其子發覺而誣之推官及左右軍巡使等  
削任降秩醫工詐稱被毒劉母弟欺隱王氏財物及推  
吏受贓者竝流海島餘決罰有差司錄主吏賞緡錢賜  
束帛初元吉之繫左軍巡卒繫縛榜治謂之鼠彈等極  
其慘毒帝令以其法爲獄卒死轉號叫求速死及解縛  
兩手良久不能動帝謂宰相曰京邑之內乃復寃酷如  
此况四方乎端拱間虜犯邊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  
二縣監軍段重誨等棄城遁請論以軍法帝遣中使就  
斬之既行謂曰此得非所管州軍召之耶往訊之乃述  
使至果訊得乾寧牒命部送民入居城非擅離所部遽  
釋之咸平間有二司軍將趙永昌者素凶暴督運江南  
多爲姦贓知饒州韓昌齡廉得其狀乃移轉運使馮亮  
坐決停職遂搗登聞鼓訟昌齡與亮訕謗朝政仍僞刻  
印作亮等求解之狀真宗察其詐於便殿自臨訊永昌  
屈伏遂斬之釋亮不問而昌齡以他事貶郢州團練副  
使曹州民蘇莊蓄兵器匿亡命豪奪民產積贓計四十  
萬御史臺請籍其家帝曰暴橫之民國有常法籍之斯  
過也論如律其縱捨輕重必當於義多類此凡歲饑強



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聞輒貸其死真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爲首者杖春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強取餽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又減一等自是諸路災傷卽降勅饑民爲盜多蒙矜減賴以全活者甚衆司馬光時知諫院言曰臣聞勅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戶以饑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以爲非便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幸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遇凶年劫盜斛斗輒寬縱之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振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



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事報聞帝嘗御邇英閣經筵講周禮大荒大札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憫其窮也今衆持兵杖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振恤饑孱所迫遂至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仁宗聽斷尤以忠厚爲主隴安縣民誣平民五人爲劫盜尉悉執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于州州不爲理悉論死未幾秦州捕得真盜隴州吏當坐法而會赦帝怒特貶知州孫濟爲雷州參軍餘皆除名流嶺南賜錢粟五家復其役三年因下詔戒勅州縣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廢復得叙官命特治之會赦勿叙用尚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說嘗失人人死罪不與其重人命如此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贄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近臣間有干請輒爲言官所斥諫官陳升之嘗言有司斷獄或事連權倖



多以中旨釋之請有緣中旨得釋者劾其干請之罪以  
違制論許之仁宗於賞罰無所私尤不以貴近廢法屢  
戒有司被內降者執奏毋輒行未嘗屈法以自徇也知  
魏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  
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  
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英宗在位日淺於  
政令未及有所更制然以吏習平安慢於奉法稍欲振  
起其怠惰三班奉職和欽貸所部綱錢至絞帝命貸死  
免杖刺隸福建路牢城知審刑院盧士宗請稍寬其罪  
帝曰刑故而得寬則死者滋衆非刑期無刑之道俟有  
過誤貸無傷也富國倉監官受米濕惡壞十八萬石會  
恩當減帝特命奪官停之熙寧二年內殿崇班鄭從易  
母兄俱亡於嶺外歲餘方知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  
當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踰年不知存亡邪  
特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學究出身爲礪  
山縣尉嘗納官贖父配隸罪請同舉人法得免丁徭帝  
憫之復賜出身仍與注官九年知桂州沈起欲經畧交  
趾取其慈恩州交人遂破欽犯邕管詔邊人橫遭屠戮  
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特削官爵編置遠惡州復讎後世  
無法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爲王德毆死德更赦玉私



殺德以復父讎帝義之決杖編管元豐元年青州民王  
贇父爲人毆死贇幼未能復讎幾冠刺讎斷支首祭父  
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讎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  
貸死刺配鄰州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  
又殺兄子強其父與嫂爲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州爲  
上請帝曰罪人以死姦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  
定罪且下民雖無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旣罔其  
父又殺其兄戕其姪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紹  
聖以來連起黨獄忠良屏斥國以空虛徽宗嗣位外事  
耳目之玩內窮聲色之欲徵發亡度號令靡常於是蔡

京王黼之屬得以誣上行私變亂法制崇寧五年詔曰  
出令制法重輕予奪在上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引用  
勅令以爲妨礙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  
威福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臣  
強之漸不可不戒自今應有特旨處分間有利害明具  
論奏虛心以聽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明  
年詔凡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如違竝以違御  
筆論又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  
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  
論由是吏因緣爲姦用法巧文寢深無復祖宗忠厚之



志窮極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禍機靖康雖知悔悟稍誅  
姦惡而謀國匪人終亦末如之何矣高宗性仁柔其於  
用法每從寬厚罪有過貸而未嘗過殺知常州周杞擅  
殺人帝曰朕日親聽斷豈不能任情誅僂顧非理耳卽  
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爲之獄官入對  
卽以慘酷爲戒臺臣士曹有所平反輒與之轉官每臨  
軒慮囚未嘗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觀望鍛鍊以爲重  
輕也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遷左司諫帝尋  
以爲秘書少監謂宰臣朱勝非曰大中奉使頗多與獄  
今使爲諫官恐四方觀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後詔用  
刑慘酷責降之人勿堂除及親民止與遠小監當差遣  
當建紹間天下盜起往往攻城屠邑至興師以討之然  
得貸亦衆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嘗奏強盜之數帝曰皆  
吾赤子也豈可一一誅之誅其渠魁三兩人足矣至待  
貪吏則極嚴應受贓者不許堂除及親民犯枉法自盜  
者籍其名中書罪至徒卽不叙至死者籍其貲諸文臣  
寄祿官並帶左右字贓罪人則去之是年申嚴真決贓  
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舊法棄市事上者帝  
曰何至爾耶但斷遣之足矣貪吏害民雜用刑威有不  
得已然豈忍寘縉紳於死地邪在徽宗時刑法已峻雖



算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猶從重比中興之初詔用政和遞減法自是迄嘉定不易自蔡京當國凡所請御筆以壞正法者悉釐正之諸獄具令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爲之輕重長短刻識其上笞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官給火印暑月每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輪官一員躬親監視諸獄司竝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者具情款招伏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例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于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及斷過編配之數各置籍各路提點刑獄司歲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申提刑司其應書禁曆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刑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司人者各抵罪知州兼統兵者非出師臨陳毋用重刑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申提刑司歲終比較死囚最多者當職官黜責其最少者褒賞之稽首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爲一匹竊盜至二十貫者徒至是又加優減以二千爲一匹盜至三貫者徒一年三年復詔以三千爲一匹竊盜及凡以錢定罪遞增五分四年又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五年歲終比較宣州衢州福州無



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及一分惠州二分  
六釐當職官各降一官六年令刑部體量公事邵州廣  
州高州勘命官淹係至久不報詔知州降一官當職官  
展二年磨勘當行吏永不收叙德慶府勘封川縣令事  
七月不報詔知州勘官各抵罪九年大理寺朱伯文廣  
西催斷刑獄還言雷州盜賊兩獄竝係平人七人內五  
人已死帝惻然詔本路卑刑以下重致罰十二年御史  
臺點檢錢塘仁和縣獄具錢塘大杖一多五錢半仁和  
枷一多一斤一輕半斤詔縣官各降一官十三年詔禁  
囚無供飯者臨安日支錢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十六年  
詔諸鞫獄追到干證人無罪遣還者每程給米一升半  
錢十五文二十一年詔官支病囚藥物錢舊法刑部卽  
官四人分左右廳或以詳覆或以叙審同僚而異事有  
防閑考覆之意南渡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一員  
刑部卽中初無分異獄有不得其情法有不當於理者  
無所平反追改二十六年右司卽中汪應辰言之詔刑  
部卽官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二十七年詔四川以  
錢引科罪者準銅錢孝宗究心庶獄每歲臨軒慮囚率  
徒數日令有司進欵案披閱然後決遣法司更定律令  
必親爲訂正之丞相趙雄上淳熙條法事類帝讀至收



騾馬舟船契書稅曰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譏戶令戶絕之家許給其家三千貫及二萬貫者取旨帝曰其家不幸而絕及二萬貫廼取之是有心利其財也又捕亡律公人不獲盜者罰金帝曰罰金而不加罪是使之受財縱盜也又監司知州無額上供者賞帝曰上供旣無額是白取於民也可賞以誘之乎並令削去之其明審如此且於用刑未嘗以私廢法鎮江都統戚方以刻剝被罪宰臣陳俊卿言內臣有主之者帝曰朕亦聞之乃以內侍陳瑜李宗回等付大理獄究其賂狀獄成決配之乾道二年下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巧持多端隨意輕重之朕甚患焉其自今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必當罪用廸於刑之中勉之哉毋忽三年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執政探取旨意以輕爲重甚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六年詔以絹計贓者更增一貫以四千爲一匹議者又言犯盜以勅計錢定罪以律計絹今律以絹定罪者遞增一千勅內以錢定罪亦合例增一千從之臨安府左右司理府院三獄杖直獄子以無所給至爲無籍



七年詔人月給錢十貫米六斗每院止許置一十二人  
時州縣獄禁淹延八年詔徒以上罪入禁三月者提刑  
司類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其後又詔中書置禁奏  
取會籍大臣按閱以察刑寺稽違與夫不應問難而問  
難不應會而會者淳熙初浙西提刑鄭興裔上檢驗格  
目詔頒之諸路提刑司凡檢覆必給三本一申所屬一  
申本司一給被害之家紹興法鞫獄官推勘不得實故  
有不當者一案坐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卽致  
淹延乃令先決罪人不當官吏案後收坐至是所司請  
更定死罪依紹興法餘依乾道施行從之其後有司以  
覆勘不同則前官有失入之罪往往雷同前勘帝知其  
弊十四年詔特免一案推結一次於是小大之獄多得  
其情二廣州軍獄吏畏憲司點檢送勘之害凡有重囚  
多斃於獄臣僚以爲請乃詔二廣提刑司詳覆公事若  
小節不完不須追逮獄吏委本州究實保明遇有死者  
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三衙及江上諸軍各有推獄謂之  
後司獄成決於主帥不經屬官故軍吏多受財爲奸光  
宗時乃詔通曉條制屬官兼管之廣東路瘴癘惟英德  
府爲最甚謂之人間生地獄諸司公事欲速成者多送  
之自非死罪至卽誣伏亟就刑責以出五年臣僚言之



詔本路諸司公事應送別州者無送英德府至寧宗時  
刑獄滋濫嘉泰初天下上死案一全年千八百一十一  
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之乃詔諸憲臺  
歲終檢舉州軍有獄空并禁人少者申省取旨嘉定四  
年詔以絹計贓定罪者江北鐵錢依四川法二當銅錢  
一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有爲無差  
訛交互以故吏姦出入人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隨格  
目給下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唱喝傷痕衆無  
異詞然後署押詔從之頒之天下五年詔三衙及江上  
四川諸軍以武舉人主管後司公事理宗起自民間  
知刑獄之弊初卽位卽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  
警有位每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謀殺故殺鬪殺已殺  
人者僞造符印會子放火官員犯人已賊將校軍人犯  
枉法外自餘死罪情輕者降從流流降從徒徒從杖杖  
已下釋之大寒慮囚及祈晴祈雪及災祥亦如之有一  
歲凡數疏決者後以建康亦先朝駐蹕之地罪人亦得  
視臨安減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謂極厚矣而天下之獄  
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  
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以  
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令入其當黥



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  
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  
薪爲杖掎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脰名曰  
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  
豎堅木交辦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起棍痛深骨  
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胃星動籍其貲又以趁辦  
月椿及添助版帳爲名不問罪之輕重竝從科罰大率  
官取其十吏漁其百諸重刑皆申提刑司詳覆或具案  
奏裁卽無州縣專殺之理往往殺之而待罪法無拘鎖  
之條特州縣一時彈壓盜賊姦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鎖  
之俾之省愆或一月兩月或一季半年雖未鎖者亦有  
期限有口食是特州縣殘忍拘鎖者竟無限日不支口  
食淹滯囚係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摧折手足拘鎖尉砦  
亦有豪強賂吏羅織平民而囚殺之甚至戶婚詞訟亦  
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饑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吏卒凌  
虐而死者有爲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  
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  
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詔獄本以糾大姦隱故其事不常見初群臣犯法體大  
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鞫治焉神宗以



來凡一時承認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廼罷熙寧二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張戢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又命崇文院校書張載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謫忠正軍節度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及所爲不法謫復州團練副使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人皆御史王子韶啓其事自是詔獄屢與其悖于法及國體所繫者著之其

餘不足紀也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主簿李逢謀反提點刑獄王庭筠言其無迹但謗讟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編配帝疑之遣御史臺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庭筠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自縊死逢辭連宗室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詔捕繫臺獄命中丞鄧綰同知諫院范百祿與御史徐禧雜治獄具賜世居死李逢劉育及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主簿張靖武進士郝士宜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虎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餘連逮者追官落職世居子孫貸死除名削屬籍舊勘官吏並劾



罪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門常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上之一謂士寧受感世居致不軌且疑知其逆謀推問不服禧乃奏士寧贈詩實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爲反因臣不敢同百祿以士寧嘗與王安石善欲鍛鍊附致妖言死罪卒論士寧徒罪而奏禧故出之以媚大臣詔詳劾理曲者以聞百祿坐報上不實落職若凌遲腰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朋黨之禍遂起流毒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寔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廟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



俗稱駙馬都尉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爲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守郡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爲躁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傳粉故曰粉梁燾字况之以况爲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泣勒停永不收叙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初元祐更政嘗置訴理所申理寬濫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卽以



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  
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  
者具名以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  
家及徽宗卽位改正元祐訴理之人右正言陳瓘言訴  
理得罪自語言不順之外改正者七百餘人無罪者既  
蒙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  
乎序辰與惇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訴理之  
事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典刑會中  
書省亦請治惇序辰罪詔蹇序辰安惇竝除名放歸田  
里靖康初元旣戮梁方平太傅王黼責授崇信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言者論黼欺君罔上專權怙寵蠹財害  
民壞法敗國朔方之釁黼主其謀遣吏追至雍丘殺之  
取其首以獻仍籍其家又詔賜拱衛大夫安德軍承宣  
使李彥死彥根括民田奪民常產重歛租課百姓失業  
愁怨溢路官吏稍忤意捃摭送獄多至憤死故特誅之  
暴少保梁師成朋比王黼之罪責彰化軍節度副使行  
一日追殺之臺諫極論朱勔肆行姦惡起花石綱竭百  
姓膏血罄州縣帑藏子姪承宣觀察者數人廝役爲橫  
行媵妾有封號園第器用悉擬宮禁三月竄勔廣南尋  
賜死趙良嗣者本燕人馬植政和初童貫使遼國植邀



於路說以覆宗國之策貫挾之以歸卒用其計以基南  
北之禍至是伏誅七月暴童貫十罪遣人卽所至斬之  
九月言者論蔡攸興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  
籍所無詔誅攸并弟脩高宗承大亂之後治王時雍等  
賣國之罪洪芻余大均陳冲張卿才李彝王及之周懿  
文胡思文竝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論芻納景王寵姬  
大均納喬貴妃侍兒及之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當流汴  
括金銀自盜與宮人飲當絞懿文卿才彝與宮人飲卿  
才彝當徒懿文當杖思文於推擇張邦昌狀內添諂奉  
之語罰銅十斤竝該赦上閱狀大怒李綱等共解之上

亦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冲各特貸命流沙  
門島永不放還卿才彝及之懿文思文竝以別駕安置  
邊郡宋齊愈下臺獄法寺以犯在五月一日赦前奏裁  
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受僞命臣僚之比特不  
赦腰斬都市詔東京及行在官擅離任者竝就本處根  
勘之淮寧守趙子崧靖康末傳檄四方語頗不遜二年  
詔御史置獄京口鞫之情得帝不欲暴其罪以棄鎮江  
罪貶南雄州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  
王淵爲樞密愈不平乃與王世脩謀逆詔御史捕世脩  
鞫之斬於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等磔之建康統制王



德擅殺軍將陳彥章臺鞫當死帝以其有戰功特貸之  
慶遠軍節度使范瓊領兵八見面對不遜知樞密院張  
浚奏瓊大逆不道付大理寺鞫之獄具賜死越州守郭  
仲荀寇至棄城遁過行在不朝付御史臺大理寺雜治  
貶廣州神武軍統制魯珏坐賊殺不辜掠良家子女帝  
以其有戰功貸之貶瑞州紹興元年監察御史婁寅亮  
陳宗社大計秦檜惡之十一月使言者論其父死匿不  
舉哀下大理寺劾治迄無所得詔免所居官十一年樞  
密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爲變秦檜欲  
乘此誅飛命万俟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  
于市汾州進士智浹上書訟飛寃決杖編管袁州廣西  
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賊汚僭擬又  
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  
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於獄飛與舜陟死檜權  
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已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其  
後所謂詔獄紛紛類此故不備錄云



宋史卷二百一

刑法志第一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鉞國重事南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刑法三

天下疑獄讞有不能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雜議  
視其事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請論駁者亦時有焉  
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逸  
離今奪資產與已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



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鉉議曰今第  
明其母馮嘗離卽須歸宗否卽崇緒準法處死今詳案  
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  
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  
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卽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  
特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  
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議田產  
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  
可守馮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準赦原詔從昉等議鉉  
佖各奪奉一月熙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  
自首從謀殺減三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  
於韋惡韋醜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  
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赦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  
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  
謀爲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  
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  
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  
各爲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御  
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顛請罷遵大理  
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



等議如安石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明年二月庚子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敕裁是月除安石參知政事於是奏以爲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復詔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判刑部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顛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爲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爲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卽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卽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畧同會富弼入相帝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預也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斃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案旣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流役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更命呂公著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



以中書論正刑名爲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卽差官定議議旣不當卽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割瘡而終無愧耻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八月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克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爲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初韓絳嘗請用肉刑曾布復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



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不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荆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爲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荆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卽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况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扑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

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賊滿應絞則刑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議旣上帝問可否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樞密使文彥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僞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允僞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本法重於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再犯賊不滿五匹



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敕所又詔審刑院大理寺議重賊併滿輕賊法審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賊不待罪等而累併則於律義難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賊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卽以重賊併滿輕賊各倍論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頻犯賊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爲非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賊輕重不等若犯二賊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併重以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爲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等者盡數累併不等者止科一賊則恐知法者足以爲姦不知者但繫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議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袞議元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



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且十惡條謀與故鬪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清議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姦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爲從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

法議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詔罰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亦罰金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爲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爲相復申前議改焉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



不用減等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姦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竊詳已殺人強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於貸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爲太重按嘉祐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敕當理當時用之天下號爲刑平請於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寃從之又詔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

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光又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鈔充懷耀三州之民有關殺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卽引舊例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關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關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卽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卽駁奏取旨勘之元祐元年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辟凡



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  
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  
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  
多其間必有虛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  
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  
今四方奏大辟按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畧具所  
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  
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又因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  
淹繫始令川廣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  
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乃奏門下侍郎韓維言天

下奏按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  
人主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卽上中書貼  
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  
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  
情法輕重條律或指所斷之法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  
刑部立法以聞崇寧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  
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  
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  
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爲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  
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宣和六年



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入大辟刑  
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于朝廷者  
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  
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  
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詔大理  
寺並依元豐法從之紹興初州縣盜起道不通詔應奏  
裁者權減降斷遣以聞既而奏讞者多得輕貸官無失  
人之虞而史有鬻獄之利往往不應奏者率奏之二年  
乃詔大辟應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繳奏宣州民葉全二  
盜擅借密錢偕令佃人阮授阮捷赦全二等五人棄屍  
水中有司以屍不經驗奏侍御史辛炳言偕係故殺衆  
證分明以近降法不應奏諸獄不當奏而奏者雖不論  
罪今宣州觀望欲併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則實有疑  
者亦不復奏陳矣於是法寺刑部止罰金五年給事中  
陳由義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爲申嚴立法終不  
悛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復上疏曰漢高人關悉除秦  
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  
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謂至當  
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  
裁自去歲郊後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餘人中有實犯



故殺鬪殺常赦所不原者法旣無疑情無可憫刑寺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謂幸矣被殺者銜恨九原何時已邪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爲害非細應今後大辟情法相當無可憫者所司輒奏裁減貸者乞今臺臣彈劾帝覽奏曰但恐諸路滅裂實有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令刑部坐條行下馴至乾道讞獄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詔有司緣情引條定斷更不奏裁其後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斷罪其間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官犯罪議親議故之類難以一切定斷今後宜

於敕律條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並依建隆三年敕文從之六年臣僚請今後大辟只以爲首應坐死罪者奏爲從不應坐死者先次決遣及流徒罪不許作情重取旨不然則坐以不應奏而奏之罪從之至理宗時往往讞不時報囚多瘦死監察御史程元鳳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款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爲常而不顧其遲獄吏留以爲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旣下刑部遲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動涉歲月省房又未遽爲呈



擬亦有呈擬而疏駁者疏駁歲月又復如前展轉遲回  
有一二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謝矜而全之乃  
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已斃於獄者有犯者獲  
貸而于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請自今諸路奏  
讞卽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從臺臣寃省部法寺之慢  
從之而所司延滯尋復如舊景定元年乃下詔曰比詔  
諸提刑司取翻異駁勘之獄從輕斷決而長吏監司多  
不任責又引奏裁甚者有十餘年不決之獄仰提刑司  
守臣審勘或前勘未盡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婦宗婦宗  
女及合用蔭人奏裁外其餘斷訖以聞官吏特免收坐

一次

凡應配役者傳軍籍用重典者黥其面會赦則有司上  
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初徒罪非有官當  
贖銅者在京師則隸將作監役兼役之宮中或輪作左  
校右校役開寶五年御史臺言若此者雖有其名無復  
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則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斷  
遣於是並送作坊役之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泐五代  
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羗爲寇乃詔  
當徒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郡時江廣  
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



門島及通州海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  
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  
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端拱  
二年詔免嶺南流配荷校執役初婦人有罪至流亦執  
鍼配役至是詔罷免之始令雜犯至死貸命者勿流沙  
門島止隸諸州牢城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謂  
僮使受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  
私黥之十貫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貫以上奏裁帝欲  
寬配隸之刑祥符六年詔審刑院大理寺三司詳定以  
聞既而取犯茶鹽礬麴私鑄造軍器市外蕃香藥挾銅  
錢誘漢口出界主吏盜貨官物夜聚爲妖比舊法減從  
輕減乾興以前州軍長吏往往擅配罪人仁宗卽位首  
下詔禁止且令情非巨蠹者須奏待報又詔諸路按察  
官取乾興赦前配隸兵籍者列所坐罪狀以聞自是赦  
書下輒及之初京師裁造院募女工而軍士妻有罪皆  
配隸南北作坊天聖初特詔釋之聽自便婦人應配則  
以妻窳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爲法時又詔  
曰聞配徒者其妻子流離道路罕能生還朕甚憐之自  
今應配者錄具獄刑名及所配地里上尚書刑部詳覆  
未幾又詔應配者須長吏以下集聽事慮問後以奏牘



煩冗罷錄具獄第以單狀上承進司既又罷慮問焉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徙他路者請雖老疾毋得釋帝曰遠民無知犯法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許還後復詔罪狀積惡者勿許初令配隸罪人皆奏侍報既而繫獄淹久奏請煩數明道二年乃詔有司參酌輕重著爲令凡命官犯重罪當配隸則於外州編管或隸牙校其坐死特貸者多杖黥配遠州牢城經恩量移始免軍籍天聖初吏同時以賊敗者數人悉竄之嶺南下詔申儆在位有平羗縣尉鄭宗諤者受賕枉法抵死會赦當奪官帝問輔臣曰尉奉月幾何豈祿薄不

足自養邪王欽若對曰奉雖薄廉士固亦自守持杖宗諤配隸安州其後數懲貪吏至其末年吏知以廉自飾犯法者稍損於舊矣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至者多死景祐中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地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後又有配沙門島者慶曆三年既疏理天下繫囚因詔諸路配繫役人皆釋之六年又詔曰如聞百姓抵輕罪而長吏擅刺隸他州朕甚憫焉自今非得於法外從事者毋得輒刺罪人皇祐中既赦命知制誥曾公亮李絢閱所配人罪狀以聞於是多所寬縱公亮請著爲故事且請益梓利夔四路就委轉運鈐



轉司閱之自後每赦命官率以爲常配隸重者沙門島  
若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  
斷訖不以寒暑卽時上道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劊上  
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流役本處至  
春月遣之詔可熙寧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張仲宣嘗  
檄巡檢體究金州金阬無甚利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  
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覺法官坐仲宣枉法贓應絞援前  
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言仲宣所犯可  
比恐喝條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  
車今刑爲徒隸其人雖無足矜恐汚辱衣冠爾遂免絞

黥流賀州自是命官無杖黥法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  
門若配隸以二百人爲額餘則移置海外非禁姦之意  
詔以三百人爲額廣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  
至者十死八九願停配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  
州餘勿配旣而諸配隸除凶盜外少壯者並寘河州止  
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鄉邑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  
往來勞費用張誠一之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後中丞  
黃履等言罷之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  
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元祐六斗刑部言諸配隸沙門  
島強盜殺人縱火贓滿五萬錢強姦毆傷兩犯至死累



賊至二十萬錢謀殺致死及十惡死罪造蠱已殺人者不移配強盜徒黨殺人不同謀賊滿二十五萬遇赦移配廣南溢額者配隸遠惡徐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諸州溢額者配隸廣南在沙門島滿五年遇赦不該移配與不許縱還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廣南在島十年者依餘犯格移配篤疾或年及七十在島三年以上移配近鄉州軍犯狀應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配後又定令沙門島以溢額移配瓊州萬安軍昌化朱崖軍紹聖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藝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盜賊滿者往往抵死仁祖之

尚不廢也其後用法稍寬官吏犯自盜罪至極法率多貸死然甚者猶決刺配島錢仙芝帶館職李希甫歷轉運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寬主典人吏軍司有犯例各貸死畧無差別欲望講述祖宗故事凡自盜計賊多者間出睿斷以肅中外詔今後應枉法自盜罪至死賊數多者並取旨或患加役流法大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道路有奔亡之慮蘇頌元豐中嘗建議請依古園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園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既釋仍送本鄉譏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時未果行崇寧中始從



蔡京之請令諸州築園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爲久近之限許出園土克軍無過者縱釋行之二年其法不便迺罷大觀元年復行四年復罷南渡後諸配隸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曆中增至百七十餘條至於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條則四倍於慶曆矣配法旣多犯者日衆黥配之人所至克斥淳熙十一年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乃詔刑寺集議奏聞至十四年未有定論其後臣僚議以爲若止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惠姦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

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如入情重則倣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爲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牴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卽詔有司裁定其後迄如舊制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隸



之人蓋有兩等其鄉民一時鬪毆殺傷及胥徒犯贓貸命流配等人設使逃逸未必能爲大過止欲從徒配本州軍城重役限滿給據復爲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衆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金配屯駐軍立爲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從之其所配之地自高宗來或配廣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漢四川迄度宗之世無定法皆不足紀也

凡內外所上刑獄刑部審刑院大理寺參主之又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相審覆官制旣行罷審刑糾察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則提點刑獄統治之官司之獄在

開封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二京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縣皆有獄諸獄皆置樓牖設漿鋪席持具沐浴食令溫暖寒則給薪炭衣物暑則五日一滌枷杻郡縣則所職之官躬行檢視獄弊則修之使固神宗卽位初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多瘦死深惟獄吏並緣爲姦檢視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爲令應諸州軍巡司院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七人推吏獄卒皆



杖六十增一人則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獄官如推獄  
經兩犯卽坐從違制提點刑獄歲終會死者之數上之  
中書檢察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未幾復  
詔失入死罪已決三人正官除名編管貳者除名次貳  
者免官勒停吏配隸千里二人以下視此有差不以赦  
降去官原免未決則比類遞降一等赦降去官又減一  
等令審刑院刑部斷議官歲終具嘗失入徒罪五人以  
上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職州縣官展考或不與任滿指  
射差遣或罷仍卽斷絕支賜以前法未備故有是詔又  
嘗詔官司失入人罪而罪人應原免官司猶論如法  
失出人罪若應徒而杖罪人應原免者官司乃得用  
罪人以致罪之律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元豐元年  
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  
諸獄囚旣很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瘦死或主者  
異見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  
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  
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卽決餘悉送大理獄  
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  
五年分命少卿左斷刑右治獄斷刑則評事檢法丞議  
正審治獄則丞專推劾主簿掌按籍少卿分領其事而



卿總焉六年刑部言舊詳斷官分公按訖主判官論議  
改正發詳議官覆議有差失問難則書於檢尾送斷官  
改正主判官審定然後判成自詳斷官歸大理爲評事  
司直議官爲丞所斷按草不由長貳類多差忒迺定制  
分評事司直與正爲斷司丞與長貳爲議司凡斷公按  
正先詳其當否論定則簽印注日移議司覆議有辨難  
乃具議改正長貳更加審定然後判成錄奏元祐初三  
省言舊置糾察司蓋欲察其違慢所以謹重獄事罷歸  
刑部無復糾察之制請以糾察職事委御史臺刑察兼  
之臺獄則尚書省右司糾察之三年罷大理寺獄初大  
理置獄本以囚繫淹滯俾獄事有所統而大理卿密旨  
符等不能奉承德意士大夫若命婦獄辭小有連逮  
輒捕繫凡邏者所探報卽下之獄傳會鍛鍊無不誣服  
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迺罷八年中書省言昨詔內外  
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而諸路所上遂以禁繫二十而  
死一者不具卽是歲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恧州縣  
弛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自今不許輒分禁繫  
之數紹聖二年戶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檢法官應在  
京諸司事干錢穀當追究者從杖已下卽定斷三年復  
置大理寺右治獄官屬視元豐員仍增置司直二員大



理卿路昌衡請分大理寺丞爲左右推若有齟異自左  
移右再變卽命官審問或御史臺推究不許開封府互  
勘及地分探報庶革互送挾讐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  
臺命官追攝者悉依條若探報涉虛用情託者並收坐  
以聞初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至是以失  
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著  
爲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  
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失出之責使  
有司讞議之間務盡忠恕詔可政和三年臣僚言遠方  
官吏文法旣疎刑罰失中不能無冤願委耳目者官季

一分錄所部囚禁遇有冤抑先釋而後以聞歲終較所  
釋多寡爲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論如法詔令刑  
部立法諸入人徒流之罪已結案而錄問官吏能駁正  
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賞紹興  
六年令諸鞫勘有情款異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  
如冤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諸推究翻異獄毋差初官  
蔭子及新進士擇曾經歷任人二十七年令監察御史  
每冬夏點獄有鞫勘失實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  
十九年令殺人無證屍不經驗之獄具案奏裁委提刑  
審問如有可疑及翻異從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



移他監司審定具案聞奏否則監司再遣官勘之又不可  
伏復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議外路獄三經翻異在千里  
內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爲非祖宗法遂釐正  
之乾道中諸州翻異之囚既經本州次檄隣路或再翻  
異乃移隔路至有越兩路者官吏旁午於道逮繫者困  
於追對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嘗差官猶稱寃者惟檄  
隣路如尚翻異則奏裁淳熙三年令縣尉權縣事毋自  
鞫獄卽令丞簿參之全闕則於州官或隣縣選官權攝  
之金作贖刑蓋以鞭朴之罪情法有可議者則寬之也  
穆王贖及五刑非法矣宋損益舊制凡用官蔭得減贖  
所以尊爵祿養廉耻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  
刑統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  
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  
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于前  
代須有功惠及民爲時所推歷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  
之後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交徒罪以上依當  
贖法諸司授勒留官及歸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許贖  
私罪以決罰論淳化四年詔諸州民犯罪或入金贖長  
吏得以任情而輕重之自今不得以贖論婦人犯杖以  
下非故爲量輕重笞罰或贖銅釋之仁宗深憫夫民之



無知也欲立贖法以待薄刑廼詔有司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一陷于理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弊與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幾于刑措其議科條非著于律者或冒利犯禁奢侈違令或過悞可憫別爲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詔下論者以爲富人得贖而貧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時命輔臣分總職事以參知政事仲

淹領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罷事遂寢至和初又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聽贖雖不仕而嘗被賜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隨州司理參軍李抃父毆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贖父罪帝哀而許之君子謂之失刑然自是未嘗爲比而終宋之世贖法惟及輕刑而已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又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



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并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初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恩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彞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初太祖將祀南郊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所在長吏告諭民無冒法是後將祀必先申明此詔天聖五年馬亮言朝廷雖有是詔而法官斷獄乃言終是會赦多所寬貸惠姦失詔旨遂詔已下約束而犯劫盜及官典受贓勿復奏悉論如律七年春京師雨彌月不止仁宗謂

輔臣曰豈政事未當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縣至於三京師至於五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決獄議罪母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捨是無以召和氣遂命赦天下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僞尤惡許人陰事故一時士大夫習爲醇厚久之小人乘間密上書疏人過失好事稍相與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學士張方平御史呂誨以爲言因下詔曰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協穆而無激訐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竊慕焉嘉與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澆薄日滋比者中外羣臣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或外託公言內緣私



念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官宜務大體非事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神宗卽位又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梧撫吏民興起獄訟苟有誑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義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內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御史臺覺察彈奏法寺有此奏按許舉駁以聞知諫院司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紲百僚糾擿隱伏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光論至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對曰若言之得實誠所欲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



于中書熙寧七年二月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  
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事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  
政不節矣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八年編定廢免人叙格  
常赦則郡縣以格叙用凡三暮一叙即暮未滿而遇非  
次赦者亦如之元祐元年門下省言當官以職事墮曠  
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  
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今刑部所  
修不以官赦降原減條請更刪改徽宗在位二十五年  
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而南渡之後紹  
熙歲至四赦蓋刑政紊而恩益濫矣宋自祖宗以來三  
歲遇郊則赦此常制也世謂三歲一赦於古無有景祐  
中言者以爲三王歲祀園丘未嘗輒赦自唐興兵以後  
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寬之  
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爲惡  
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  
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  
盡廢卽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禍誤者引而赦  
之州縣須詔到倣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詔罪人情重  
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嘗行



... 而... 且... 亦... 其... 之... 所... 以... 故... 也... 夫... 古... 之... 制... 度... 豈... 易... 於... 變... 乎... 且... 夫... 古... 之... 制... 度... 豈... 易... 於... 變... 乎... 且... 夫... 古... 之... 制... 度... 豈... 易... 於... 變... 乎...

... 而... 且... 亦... 其... 之... 所... 以... 故... 也... 夫... 古... 之... 制... 度... 豈... 易... 於... 變... 乎... 且... 夫... 古... 之... 制... 度... 豈... 易... 於... 變... 乎... 且... 夫... 古... 之... 制... 度... 豈... 易... 於... 變... 乎...

宋史卷二百一終

48-11365



